中西紀事

中西紀事卷之三

江上蹇叟

互市檔案

國朝康熙二十二年。滅鄭氏。臺灣平。越二年。廷臣請開海禁。報可。于是設榷關四。在于粵東之澳門。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甯波府。江南之雲臺山。時荷蘭以助攻鄭氏有功。首請通市。大西洋素稱饒沃。又其人勤于貿易。多操海船為生涯。自荷蘭得請。則明以前之未通中國者。皆爭趨之。英吉利者。大西洋之強國也。自明以來。拓地漸廣。開通市埠及于東南洋。當康熙之初。即謀通商于澳門。以海禁未

鬨而止。九年鄭成功之子經方踞臺灣。英商來往于厦門臺灣等處。凡數歲。鄭減其稅而羈縻之。藉以控制荷蘭。未幾耿鄭交兵。藩臣內亂。

朝廷議先定沿海邊界。防外洋之助鄭爲患者。于是英人以華商交易不便復去之。及臺灣隸入

大清版圖。英人又疑新拓之區稅則必重。乃舍閩赴粵東。又時來往于浙之舟山甯波等處。而其時英吉利之名不著。但知其爲紅毛之番族而已。五十六年。總兵陳昴始奏稱粵東紅毛有英圭黎諸國。最爲奸宄。蓋其時通市于廣州澳門等處。屢以粵關索費太重。糾洋商合詞爭之。雍正

之初。又議增收禮物銀兩。乃于七年合詞控于大府。得稍裁減。未幾官吏又增出口之稅。于是英人始有移市入浙之志矣。初浙之海關設于甯波舟山。尙未置縣。商船出入甯波。往還百數十里。水急礁多。往往回帆。徑去。迨定海既設監督張聖詔始請移海關于定海。部議從之。乃于定海城外道頭街之西。特建紅毛館一區以爲番船來往之逆旅。自是浙之定海。商船日多。英商以粤中不便數來往舟山。見今昔情形之異。乃定計爭之。乾隆二十年。英舟泊定海港有總商喀喇生通事洪任輝。請于浙之甯紹台道。願在定海納餉。許運貨至甯波府。閩粤兩督聞之。以其利

浙稅之輕而致關課之絀也二十二年閩粵總督上言浙關正稅請視粵關則例酌加增一倍部議從之奉
旨洋船向收廣東口由粵海關稽察徵稅浙省甯波不過偶年一至今奸牙句結漁利至甯波者甚多番船雲集日久留住又成一粵之澳門矣今更定章程視粵稍重俾洋商無所利而不來以示限制意初不在增稅也未幾部臣復議外洋不准赴浙貿易定制歸并粵東一港每年夏秋交出虎門入口是時方嚴絲觔紬緞出洋之禁英吉利雖時時違制潛赴甯波無所得仍遵新制在粵通市粵中初設洋商通事洋行據爲壟斷之利誅求不已串通官吏規

貲益增。于是英商洪任輝等。仍赴浙請在甯波開港。而浙撫巳奉新令。悉毀英商旅廨。闔其舟泊舟山。遂發令驅逐、斷其岸上接濟之食物。洪任輝憤甚。乃由舟山泛海直抵天津。仍乞通市甯波。然訐粵關積年規弊奉

旨詰責。飭將洪任輝出旱道押赴廣東。遂于二十四年七月奉

命著福州將軍。以欽差赴粵按驗。苛勒有狀。將監督家人問罪。又因洪任輝不應違制擅赴天津。押往澳門圈禁三年始釋之。自此諸番通市粵中奉法惟謹。乃事閱三十年。弊端復起。向之裁改歸公者。又增其貲而加重焉。各洋商

皆以爲不便而懲洪任輝之往事未敢訟言英國王雅治乃與其臣下謀議以

純廟八旬萬壽入貢天津乘間言之五十八年英國王遣其使臣馬甘尼一作馬戛爾尼由海道赴天津入貢始通中國也時

上以遠人嚮慕誠欵可嘉特命理藩院導之入覲嗣使臣以其國王表文進仍請在浙開港並通市天津又欲援俄羅斯往例遣人寄住京師

上以甯波天津無通事洋行交易未便且俄羅斯自立恰克圖後久不在京寄寓所請給舟山海島並廣東附近省

城地。誰爽參錯。斷不可行。因
特頒敕諭前後二道。逐欵指駁。示以中外之防。使臣乃不
敢言。比其反也。
上遣重臣伴送。由内地經歷直隷、山東江蘇安徽、浙江福
建。至粤東放洋回國。貢舟迴甯波。請便道市茶絲出洋許
之。馬甘尼回國。國王開讀
敕諭。自知所請與中國體制不符。事遂寢。然雖絕意于舟
山。猶思逞志于澳門。又其時英人方與佛郎西搆兵。懼其
播聞于中國。因
敕諭中有許其再來欵貢之語。乃于六十年。復具書幣由

粵之大班轉呈粵撫代爲陳奏恭述其昔年曾帶兵船至的蜜地方助　天朝大將軍嘉勇公福康安征廓爾喀時事也。粵撫譯其文以其詞極恭順。

上亦優荅之。然其來往澳中既甚澳夷又防佛郎西展轉包藏、遂有嘉慶七年十三年之事。

澳門者各洋貿易來往之所聚而葡萄亞實主之。乾隆間定制歸并粵東暫泊黃埔交市。事竣仍回澳門住冬轉向澳夷賃屋棲止。限滿則驅之歸國。又澳夷但輸船鈔不似諸番船貨恭稅。英人自通市于粵設四班公司經理貿易。欲得中國一島之地如新嘉坡麻六甲者。以爲逆旅其形

使無過澳門。而爲葡萄亞所先已積不能平。又見澳中官吏。與之爲援。尤陰甚之。迨乾隆之末入貢。要求。請令澳門寄住之洋商得出入自便。意欲效澳夷事例得以輕賦。自立馬頭。而未敢訟言。

上亦陰相制馭。故勅諭中。但令其循向來澳門貿易之常例。而英人窺之不已。嘉慶七年英有兵船六泊雞頸洋。託言佛郎西欲侵澳門。故遣兵來戍。實則藉詞窺澳也。葡萄亞人覺之。乃告于大府。飭洋商宣諭。令其釋兵回國。遂以是年六月去。去之日遺夷陳謝。仍以佛郎西爲言。時粵中大吏以其在澳未久。又不煩兵力。遂祕之。而其事已浸聞

于
上。迨十年英國主復具方物遣使臣坿商船來粵譯其表
文。則以方與佛郎西搆衅。恐其播謠于中國以間我。蓋自
說其七年之役也。是時英商每有貨船。輙以兵船防護之。
又恐中國疑其復有澳門之事。但閩粵之間海氛不靖。乃
託以協勦海盜。游奕內洋。
上見其表文中有欲爲中國効力之語。乃諭新任總督那
彥成至粵。整飭戎備。其護貨之兵船。亦令中畫聽吩。毋使
侵踰越。三年而澳中之衅復起。十三年英將有度路利者。
一作圖禮自安南敗歸。以其餘艘抵澳。亦聲稱佛郎西取小呂

米將順道襲澳門葡人知其詐而粵之大班有喇佛者以七年之役爲澳夷所間挫衂而歸欲以此時兵力唆今度路利占澳門爲補半計大府聞之卽飭諭洋商傳諭大班令遣兵船回國且告曰澳門非葡萄亞所得有乃我大清土地也佛焉敢侵軼我且邊寇有警中國自能禦之毋勞戍師致吾民警擾度路利聞之怒乃率兵登岸占踞市樓澳門之民驚恐罷市時兩廣總督吳熊光粵撫孫玉庭聞變乃援照違抗封艙之案調兵守禦度路利遂率兵船三徑駛入虎門進泊黃埔又自黃埔乘三板船數十艘直抵省城入館寄寓揚言將劫十三洋行以修逋怨度既

下令兵船爭趨之乃有碣石鎮總兵黃飛鵬以師船横截省河飛砲擊斃夷兵一傷者三始懼而退然其踞夷館如故也時大班索還累年商欠又以封艙停市請退所買之茶而償其直虛聲洞喝夷燄益張適英吉利本國有船主來聞封艙之事懟大班曰犯中國而罷市雖得澳門猶石田也先時洋船率以七月抵粵停泊黃埔換貨不過兩月交冬即回帆去至是泊港外數月貨無起日各商亦怨謗沸騰大班喇佛乃言于度路利責澳夷納賂以番洋六十萬犒師英之兵船始具狀歸誠請照舊通市維時方奉勅辦之

諭旨各路官兵雲集者二千六百名而督撫意在弭釁遂許以兵退開艙于是度路利以冬月起椗出洋盖已有成約也

上以吳熊光辦理遲緩又不親蒞澳門耀兵威雖開艙在夷兵既退之後而許之在先

嚴旨切責旋飭新任督臣馳赴澳門查訪盡得其情因劾熊光示弱畏葸狀遂與巡撫孫玉庭俱論罷遣有差是役也英人覬覦濠鏡曰謂與

天朝況纖芥之嫌而度路利稱兵入省實由封艙激成且其自安南來亦非該國王本意大班剌佛教唆其事聞于

英國國王遂革大班之職。喇佛不敢歸復回粵。粵中人以前事銜之。驅逐回澳。數年以憂死。

自公司局之設也。大班來粵者。率寄寓洋行。行人事之唯謹。然所以朘削之者。無所不至。又與關吏因緣爲奸。課稅既增。則規費抽用亦增。有取之十倍二十倍于前者。十五年英之大班稟控粵撫。謂各洋貿易。貲本皆自國帑借領。不堪虧折。請酌量裁減。以利遠人。粵撫韓對檄飭布政司核議。久之竟寢不行。當初定行用時。每兩奏抽三分。以作洋行辛費。繼而軍需出其中。貢價出其中。各商攤還西債亦出其中。遂分爲內用外用名目。于是各洋利薄怨生。屢

恩耤貢輸优以希

恩澤。二十一年。英國王復遣使臣。分入粵東京師。其至粵者曰加拉威禮。方至粵輒爭認見儀注以舊制。貢使見制府將軍皆免冠俯伏。大吏坐堂皇受之。加拉威禮不可。時粵督蔣攸銛方入覲。攝事者爲董教增。許免拜伏禮。僅免冠致敬。大府亦離席立受之。是時英之正貢使羅爾美副貢使馬禮遜。已乘貢舟達天津。夏六月

上遣大臣戶部尚書和世泰等。賜宴使臣于天津。有司諭以謝宴時。應行跪叩禮。不可。將入都。又告以乾隆五十八年。該國使臣入覲儀注不答。時

上在圓明園尚書和世泰等先期導使臣自通州起行一
晝夜馳至
御園車馬困頓而使臣衣裝輜車皆落後甚惡其不肯循
跪叩儀注欲以計尼之時使臣表文未齎禮服不備倉皇
失措遂以病辭而
詹唐已詰朝御殿傳呼和世泰始以正使病聞復
召見副使又不至
上怒其無禮命卻其貢不納即日遣理藩院押回通州瀕
行仍令援乾隆五十八年例由內地行走是行也使臣失
禮實以衣車未至之故

上諭之廷臣始知當日理藩院延接不如儀乃譴和世泰所收貢物數事仍頒
敕諭賜其國王珍玩以答遠忱驛交粵督蔣攸銛令慰遣之然英使本欲以粵東增規費事入告竟不得達怏怏而去大班之在粵也初寓洋行繼則立公局久留粵中已不不復循回澳住冬之例道光之初粵城外不戒于火民居多斥爲平陸英商欲廣其公局乃藉修葺爲名以次侵占拓地數里而其地當對河居民渡口居民欲返其故地不得乃控于大府時大學士李鴻賓任兩廣總督寘不理粵人謂其受洋商賄乃乘其入覲之間控于粵撫朱桂楨朱

在粵素有威望洋商憚之聞控震怒立鎖拏通事下獄洋行懼誤開艙事跪求免究乃親督拆毀平之英商之桀黠者果以八事入稟要挾停止開艙相持者半年仍以孟加剌新到之船主居間調停事遂解此道光七八年間事也

初洋商在粵通市定制不得攜帶家屬自大班公司之設出入自便遂于八年秋有大班某挈一洋婦寄寓粵城而其時十三洋行中有東裕行司事謝某爲置肩輿出入乘坐久之夜郎自大翻不許行中人乘轎入館大府廉得之立拏謝某究治瘐死獄中大班聞其事輒架大砲于夷館外設兵自衛大府慮激變乃遣通事蔡剛以理曉諭令撤

去兵炮炊速遣夷婦回國于是洋行具禀託以大班患病需人乳爲引俟稍愈當即遣之大府据禀完案不復根追夷婦卒逗留不遣數年之後義律來粵竟以挈眷爲援例之常而邊衅亦因之起矣

義律者英公司散後續到之大班也英人自開港于粵惟公司船許赴粵中貿易此外散商不聽擅自出入著之令甲以二百年爲限其公司大班亦定以三十年一瓜代所有貿易貲本悉領自國庫中歲收其息嗣因公司乾沒庫帑不能償又于三十年後復請展限限滿則虧折如故英國主見其黨與日多駸駸乎不可制亟思設法解散之值

道光十年後。屆指例限將屆。

大清通商二百年之期。據西人紀載以解散公司爲十四年事然律勞卑以是年來粵爲盧制使所逐則解散必在十年以後十四年以前二百年者亦舉其大數而已遂乘機裁革前例。解散公司之局。聽散商各自牟利英之富商皆以爲便而中國素惡公司橫甚。不如散商之易于制馭。惟十三洋行與公司交通既久。狼狽爲奸。反以爲不便。乃託言公司散後統領無人。因有再著大班來粵之請。十四年盧坤調任

兩廣總督奏請

飭令洋商寄信回國。仍援前例派公司大班來粵。管理貿易。英國主得信。即遣領事一人名律勞卑者。以是年秋至

澳。由澳來粤。大吏以其未經通報。闖入省河。處非其國主所遣。

是時有御史奏稱律勞卑帶領兵船進至黃埔督臣盧坤調派水師布置嚴密旋卽皇恐悔罪請領紅牌出口云云蓋但知其驅逐律勞卑之事而其時大班來粤實出自督臣所請核之十六年義律至粤粤督奏聞奏中仍理前次督臣請寄信遣大班來粤之案是此時之驅逐有因也

乃派員押回澳門。其十六年纔至者則義律也。義律之來。英人初議欲在粤中設立審判衙門。專理各洋交涉訟事。不管貿易。蓋欲仍聽散商自行經理。然其時各洋貲本。首推英商。而義律初至洋行。尤謹事之。遂以是年冬携一妻一子來粤。名爲約束商人水手。不管貿易。實則總攝其事。諸番之在粤者。咸仰其鼻息。不敢自樹異同。十九年躉船之役。義律主之。時

欽差大臣查辦來粵。飭令各洋躉船鴉片悉數繳銷。首傳義律不至。嗣因各洋稟覆稽延。拘其奸商顛地等。義律適自澳門回。則封艙撤去沙文（沙文即洋商買辦見後）之令已下。不得已始遵飭繳銷。而悻悻欲圖報復之意不已也。義律寄信回國。仍住澳門。是年之秋。各洋貨船來粵者。皆遵諭停泊澳洋。聽候中國委員查驗。義律首發難端。凡英之貨船悉配以兵船。聚泊尖沙嘴。不聽查驗。制府發令驅逐。三挫其鋒。始駛出老萬山。復行文照會。索償烟價。以爲入粵配茶之需。制府見其跋扈。一面照覆責其不守臣節。一面奏請停止英夷貿易。是時邊衅方起。內外諸臣有請閉關封

港埠外洋各國一律停止通商。上發交粵督議奏。林則徐上言。罰不及衆。必須示以大公。今以英夷不遵法律。輒將恭順之各夷。一例峻拒。未免良莠不分。設各夷稟問何辜。臣等即礙難批示。且自英人貿易斷後。他國頗欣欣向榮。蓋逐利者喜彼絀而此贏。懷忿者謂此榮而彼辱。此中控馭之法。正可使其相間相睽。輸忱內向。若概與之絕。轉易聯成一氣。昔人所謂彼則聚而協以謀我者。不可不預爲之防等因。奉

旨如議。然是時如彌利堅港腳等國之貨船。雖奉准開艙。而英人以兵船攔阻口外不得入。二十年冬。琦善以欽差

赴粵。方欲議撫。許英人照舊通商。而義律遽謀先戰後商。遂有大角沙角之師。粵撫奏稱自用兵以來。關課短絀。所到洋艘已不及向來十分之二。又被英夷攔阻。泊在港外守候開艙遙遙無期。時

上已授貝子奕山為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為參贊大臣。飭令到粵先查明各國情形。果否怨恨英夷阻撓生計。抑稍有觖望于 天朝。未能招徠撫綏以致向隅失業。据實陳奏等因。蓋

上意在懷柔遠人。更欲使疆臣體察夷情。如其怨恨有因。即可加意招徠。供我指臂。此近交遠攻之計也。然其時各

洋以阻梗牽留。輙思各帶兵船。與之講論。而義律餙以甘言。謂撫事已有成議。因之各洋急欲開艙。反為英人作說客。而大府不悟也。二十一年二月。英人闖入虎門。攻破烏涌卡座時。則港外之彌利堅佛郎西及港腳等國貨船。共四十餘艘。銜尾而進。于是彌利堅商人首請開艙。復陳明義律悔罪。不敢別有要求。但求與各國一體通商。無不同聲欣感。參贊楊芳據以入奏。奉

嚴旨切責。而義律果不受撫。遂有四月闖入省河之役。當義律之請撫也。一索烟價。一欲得香港馬頭埼相。以事關割地。佯許之而未敢入奏。然英人自謀奪濠鏡不得。屢思

于坿近粵東省城乞一島之地以爲定居蓋早有窺香港之志矣迨聞相國許其入奏始則稱兵以要之繼則請繳還浙之定海及獻出二角炮台以易之相國方欲請
旨定奪而英人已在香港出示起造房屋馬頭視爲已有未幾將軍參贊至粵遂以六百萬及香港一島爲城下之盟而義律之狡焉以逞遂於粵東始終之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則公司之所設也

粵東罷兵義律遂回英國不復來其稱兵于閩浙江蘇以要通商之各海口者曰濮鼎查曰郎士利連兵二載擾及三省由海入江而白門之撫議再起二十二年秋英人泊

下關將攻江甯欽使制府聯銜請撫首定五口通商之約五口者粵之廣州閩之福州廈門浙之甯波江蘇之上海也初英人以粵東關稅之重屢請在浙開港然其本意亦祇欲在舟山建立馬頭運貨至甯波不敢遠齎腹內地也二十年英將伯麥占踞定海卽欲在定海通商時浙撫劉韻珂方蒞任臚陳八弊請

飭諭粵東欽差大臣計出萬全愼重妥辦必不可准英夷在定海通商然自浙東再犯已踞定海爲老巢遂將城垣拆毀建造洋樓綿亘數里挈眷居住見浙撫致白門三帥函中自謂足償其夙願不復他求一旦逞志犯江挾兵要撫遂萌得步

進步之念。況得循波而踞之。則定海一香港也。上海則吳淞爲之屏障。築海塘高岸以蔽之。一旦入寶山之郛。扼黃浦之口。浸浸乎堂奧矣。閩港之請

上以福州關係省會。飭令換給泉州。而濮馬等（馬卽馬利遜見後）堅持前約。三帥不敢與之爭。遂定議。當粵東初開港時。定制洋商換貨之後。請領牌照回至澳門住冬。不得逗留在省。挈眷寄居亦不得于城內設立貨棧。及洋商擅自入城。迫白門之役。濮馬等意在弛禁。遂于約內載明五口通商。准設正副領事官。管理貿易。皆得挈眷居住。又海口賃屋買地以及起造禮拜堂醫院墳塋之類。悉聽其便。領事官

遇有相商事件。隨時往來。悉聽入城與地方官衙署相見。大府但據通商二字完案。不復援爭入城之舊檔例禁與之詰難。自此五口通行。悉與澳門香港無異矣。是役也彌利堅人不與。佛郎西亦後至焉。續聞通商事定。相國耆英任兩廣總督。赴粵陳請。遂悉援英人例許之。惟俄羅斯者舊制在黑龍江設立恰克圖。但許其在陸路通市。不准由海道入粵。迨五口禁開。遂以二十七八年間闖入粵東及江蘇之吳淞口。雖疊經督院查明駁回。而陽奉陰違。率坿英彌海船出沒于五口。閭關吏不敢詰。此白門議撫通商之大畧也。

方英人之要撫于粵也。粵之紳民獨惎之。適賂欵事定。英兵登岸出北門。過蕭關三元里。鄉民聚衆剿之。義律幾不免。詳後卷 踰年白門議欵時。粵民方興團練之局。與英人爲不共之仇。聞其條約內有領事官相商事件。得於地方衙署相見。以爲將破昔年入城之禁。益洶洶不可止。踰年夏濮鼎查至粵。先期通刺制府。期以入城相見。粵人聯名阻之。濮遂去。其後屢請入城不許。二十九年己酉。英舟闖入省河。挾兵請入城。粵人集團練爲制府聲援。英之公使文翰知衆怒不可犯。乃請罷入城之約。復開艙通市如初。咸豐六年。英人以白門前約所定稅則一欵。原議百中取五。

近年貨值漸減。稅額不符。擬請重定。然欲援白門前約。得與制府相商。署中時葉相國名琛任兩廣總督。旋奉旨授爲欽差大臣。粵人乃持其二十九年之約而爭之。維時英人在粵。乃以中國執其舟子起釁。于是公使水師提督及領事巴夏禮等。挾兵以要我。是年九月英師攻城不克。遂襲沿河炮台。粵民憤甚。乃悉毀城外十三洋行。英人不勝。乃歸告國主。請調派兵船。別遣重使至粵。然約法蘭西爲助。七年英公使額羅金來粵。西人月報作埃爾金謹案譯音之轉也首請更定貿易條欵。兩致書制相不省。是時各洋皆以夏秋間至粵。于是英人以所請不行。轉相號召。遂起合從之師。十

二月英法連兵攻粵城陷之執制相縶舟甲歸之于夷八年四國遣兵由上海徑赴天津遂有是年四月大沽之役以上俱詳後卷既罷兵俄彌二國復以撫事請奏
旨飭大學士桂良吏部尙書花沙納馳赴天津查辦久之不決而英人挾兵要盟擅擬天津新議凡五十六款趣請換約奏聞
上調稅則之欵必須親歷海口相度地宜爰降
旨飭四國使臣前詣上海仍命桂良等馳驛同往是年八月欽使及四國使臣先後到滬于是英人持其所定天津新議中凡交涉通商事務者定爲稅則善後條約將近年

出口入口之貨。仍照百中取五。按時値估計。載明納稅定數議。十年一修改。時値洋藥上稅。定每百觔納海口稅三十兩。經欽使等復與三國議立專條。載入滬約第五欵。與天津新議之第九欵。二十八欵無涉。見後卷中議定。桂相奏請令該三國赴都換約。遂有九年不遵原議闖入大沽之役。英師既敗。惟彌人以恭順准其換約而歸。然並天津新議亦中寢矣。時西人以天津新議業已奏准。遂稟入西人通書中。此天津再議通商之畧也。

十年英人以換約不果。又懲大沽水師之創。歸募潮勇。將由天津登岸。內犯京師。夏六月英法連兵入寇天津。僧王

格林沁帥兵禦于大沽口。七月初五日。夷兵自北塘後路。襲我大沽北岸之炮臺。初七日遂陷天津。僧王退守通州。夷兵由河西務張家灣一帶進襲通州。王執英酋巴夏禮縶之京師。八月初七日。夷兵自通州入寇。都統勝保率禁兵禦于齊化門外。我師敗績。越日

上啟蹕狩于灤陽。恭親王奕訢奉

旨留守京師。二十二日。夷兵襲海淀。恭王退駐彰義門外四十里。夷兵直薄安定門。聲言攻城。駐京王大臣等請釋巴夏禮議撫。英人許諾。二十九日大開安定門。館夷酋于國子監天主堂等處。尋奉

行在硃諭飭恭王入城速定和議遂于九月十一十二十
七等日與英法俄三國先後交換和約英則巴夏禮主之
于天津新議五十六款外增入九條法俄亦有續增之款
又于前索通商各海口增入天津淡水等處其稅則專款
定自滬中者曰通商善後條約凡十款內載各國進口出
口之貨皆有一定稅則議以十年一修改以上各議均奉
上諭頒行各省督撫大吏一體按照辦理英法乃罷兵退
駐天津此續議通商及天津前議得
旨允行之張本也
撫事既成英人欲逞志各省以專通商之利尋据英酋卜

魯士照會換約之王大臣。內稱八年所定條約。內載奉天即牛庄海口等處皆准通商。欲派領事官前往駐紮。並稱弟十欵所載長江一帶。擬于九江漢口兩處。先行開商。請咨湖北江西各大吏一體查照遵辦各等因。于是恭王奕訢等。奏請籌辦通商善後章程。並請設立總理各國事衙門。及欽派各口通商大臣。十二月初一日奉

上諭。京師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著即派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管理。並命禮部頒給欽命總理各國通商事務關防。應設司員。即于內閣部院軍機處各司員章京內滿漢各挑取八員。即作為定額。輪

班辦事侍郎銜候補京堂崇厚著作為辦理三口通商大
臣駐扎天津管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務會同各
該將軍督撫府尹辦理並須給辦理三口通商大臣關防
其廣州福州厦門甯波上海及內江三口並潮州瓊州臺
灣淡水各口通商事務著署理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薛煥
辦理新立口岸除牛庄一口仍歸山海關監督經管外其
餘登州各口著各該督撫會同崇厚薛煥派員經理所有
各國照會及一切通商事宜隨時奏繳並將原照會一並
呈覽一面咨行禮部轉咨總理衙門查照其吉林黑龍江
中外邊界事件並著該將軍等據實奏報一面知照禮部

轉咨總理衙門。不准稍有隱飾欽此。按此皆據王大臣等
奏定章程六條內開各事宜照議允准。尋據恭王等又酌
定新設衙門章程十條具奏。奉
旨均著照所擬行欽此。此京師新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及各口設立通商大臣之檔案也。

以上所輯前半據海國圖志所采粤中舊檔參以西人
所撰華英通商事畧。自十九年遡衅以後。則皆得之聞
見者。蓋自康熙開海禁以來。二百年互市之消長變遷。
令人不可思議。于是論者皆謂中西之衅自燒烟啟之。
今戴攷前後。乃知衅端之原于互市而非起于鴉片也。

夫互市者實中西交爭之利而關胥牙儈必欲專之外洋因利而得害乃思以害貽中國而陰收其利善夫范蔚宗之言曰匈奴貪尙關市耆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絶以中之此盛世柔遠之術知者知務之言也中之云者中其求利之欲耳梯航萬里遠涉風濤得利則欣失利則戚人情之常何足爲怪一自貪吏侵漁奸商掊克彼以求利而來終于失利而返能無怨謗之沸騰邪明之倭禍始于中官繼以商儈終于豪貴于是外番之怨日深而中國亦官民交困矣

國初海禁既開設關有四江浙閩粵無不可通乃未幾而

粤東海關專其利藪。未幾而十三洋行操其利權。稅有定則。未幾而盈以規費。支銷名目。未幾而盈以歸公充餉名目。始則取之在吏。繼則取之在官。如據澳門月報言。洋行抽用定例。不得過三分。今據嘉慶年間大班稟控之詞言。棉花一石價值八兩。向例行用二錢四分。連稅銀不過四錢。（據此則初定稅則每兩不過二分爲百中取二）其後每石行用加至三兩。幾十倍之矣。又言茶葉稅餉二兩五錢之外。洋行會館每石抽費六員至九員不等。計茶葉出口之價。不過三四倍。于八兩一石之棉花而稅用兩行。已虧折其十之三。則增設名目之漸也。洋商不堪其悉索。則

控于地方官。地方官不能平其訟。則越控于大府。大府不欲窮其獄。乃回訴于本國。于是帶兵船講論而干戈之釁以起。書曰若顛木之有由蘖。語曰物必自腐也而後蟲生焉。由是言之。即使鴉片不入中國。亦未能保外洋之終于安靖而隱忍也。且鴉片之來。亦爲貨物之虧折起見耳。貨物不得其利。乃思取違禁之物以補償之。若使稅用不增。逋欠可得。彼又何樂乎以違禁之烟土而予關吏以把持。受水師之賄賂哉。竊謂當日欲與之申明烟禁。必先取中西互市之全局。通盤打算。平其百貨之稅則。行用更擇其胥儈之尤者而懲之。必使番人

憬然于生計之贏絀不在鴉片之有無但使關稅行用之積蠹漸除則湖絲茶黃之轉輸自便此爲中外一體威福並行制夷撫夷之策似無踰于此者不清其源而圖塞其流一旦決隄潰防而莫之遏雖籍十七省商民廢著之貲不足以填其無猒之壑有識者觀于鴉片之流毒中土未嘗不扼腕長嘆以爲其戎首與于關市其厲階梗于封疆則甚矣漏巵之失輕而養癰之患大也問者曰中西之衅起于互市然則閉關之議可行乎曰此懲羹吹齏因噎廢食之見也夫中國無所資于外洋而外洋實有資于中國茶黃之屬是也以其爲袪瘴不

可少之物。故中國以此全其民命。卽以此制其死生。但使關市持平。蠻夷嚮化。則其趨之也如蟻羶。其甘之也如食甚。又何取乎夷關折符而絕之哉。林文忠奏覆曾望顏一摺。不欲停止外洋貿易。而不知其請停英夷貿易亦自失之。何者。當日英人負固。我之聲罪致討。固已師出有名。不值詰及其瑣屑之貿易而明禁之。況違抗封艙。歷有成案。當其聚泊尖沙嘴。不聽查驗。計惟有驅其船隻不准入口。而嚴兵以守虎門內外炮臺。絕其兵船窺伺之念。似毋庸以請停貿易預形之章奏。示諭中俾得有所藉口。至于定海之陷。及大角沙角之役。逆情

顯者。彼其貨船在外。遏肯深試于不測之淵。此又禁之毋庸禁者。唯事機之失。實失于粵東之自撤藩衛耳。若使增兵戍守。無懈可乘。則彼之攻擊不遂。固已自絕于天朝。即招之使來。其貨船亦必不敢入。然后大張曉諭。許恭順之各洋。先後進口開艙。斯時若被英人攔阻在其素所役屬之港腳雙鷹等國。或不能不仰其鼻息而勍敵如法郎西彌利堅者。豈肯甘心失利。有喙三尺而不帶兵船與之講論哉。據花旗呈請通商詞內。謂貨船入口。正可藉以制服夷兵。此正以毒攻毒之機會。惜其時虎門已失。无可把握。若使防衛依然。祇須嚴守內洋大

張通商之論。則制夷兵者卽在夷人。彼英人豈能梗阻以自速其寇讐邪。英人求戰不得。開艙無期。仍必由法彌二國爲之講解。又豈敢索烟價索香港以肆吠聲邪。予謂文忠燒烟之舉。未免操之過蹙。而海口之防範亦以此煞費苦心。況其時守虎門則關天培。守沙角則陳連升父子。皆一時之梟將。若海口之藩衛不撤。卽極其鬼蜮之伎。不過棄疾于閩浙間。而如粤東者固已搤其吭而拊其背矣。又豈能翻然翺翔以縱横于海上邪。然則犄相不來。文忠得以一人一手次第經理。始終其事。則大局未始不可挽也。

粵中撫事之局。賄欵六百萬。名爲追交商欠。實則撥十九年燒烟之價。如數以償。仍令出具永不售賣甘結。此外尚無包藏禍心之事。至于壬寅以後。華夷交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皆自白門之條約啟之。如約內五口通商。不將天津山東等處。申之厲禁。載入約中。識者已知其必有異日得隴望蜀之求。至于番人不准入城。及城內不得設立棧房約內。既不提及。中間突敘入領事官有相商事件。得與地方官衙署相見一條。遂爲後來入粵入闕口實。卒釀成咸豐七年攻踞粵城之變。又如粵東已給商欠六百萬。江甯議和不聞劃抵。突又增入軍

費一千二百萬遂啟後來天津新議索軍費二百萬續又于京師換約增索六百萬之援案五口通商定約者惟英吏一國至二十五年者相在粵始增給法彌二國通商條約一如英人之式遂啟四國連兵及十年以後大西洋各小國紛紛陳請之效尤尋頻年奉差赴潯見西門外洋樓緜亘一如滬中而自粵氛擾東南淮鹽滯銷該洋人則自長江駕一火輪船拖帶鹽艘往來任意甚至潛赴吳城饒州一帶（前年有至省之鹽船于所過奉委會同首縣駁回）關卡不聽查驗而鹽法壞矣銀之漏卮耗于鴉片近則各通商口岸罕有以貨易貨者故洋商置買貨物亦復

銀洋互用。中外流通。惟中國自行鈔行大錢之後。私鑄旣多。官板日少。而洋船自海道往來購辦銅運。並中國制錢亦捆載出洋。而圜法壞矣。至于茶絲兩項之出口。足與鴉片之入口相抵。是則中國之地利盡于外洋而得其一坏之土。馴至商民人等竭其終歲之操作。不足以償闇室之一燈。今日銀荒。恐數十百年後百貨俱荒。悉入外洋壟斷之藪。盜利之所在。不奪不饜。故太史公讀孟子而以利爲亂之始。孫子謂知者之慮。必襍于利害。誠有見于古今大勢。以利始者未有不以害終。嗚呼可不鑒諸。

中西紀事卷之四

江上蹇叟

漏卮本末

亞細亞洲之西南洋有五印度者即西漢之所謂身毒東漢之所謂天竺也古音天鐵因切與身本同韻此爲譯音之對音五印度總名西南洋一名印度海其南印度有孟買者爲入東南洋之咽吭而東中兩印度在其北中印度古名溫都斯坦以興都哥士山爲界興都即印度之對音也踰山則西北兩印度地今回部之國在焉

國朝乾隆二十年英吉利滅東印度之孟加剌遂以次侵

并東中南三印度之地東南兩印度皆產鴉片烟土其出自孟加剌者曰公班今所稱大土也出自孟買者曰白皮今所稱小土也英人初踞其地但以爲藥材之產而歲收其稅其後流行入中國吸食漸多銷數日暢于是印度人之操其業者無不爭種大小土以爲生涯名曰波畢英之稅餉歲增至一千數百萬其初至關口亦照藥材上稅每箱納稅銀三兩自沿海居民爭傳其法展轉效尤不數十年遂流行于各省乾隆之末粵督始聞于朝嘉慶初奉詔申立嚴禁裁其稅額自此入口之鴉片率暗中偷售而其價益增其初泊于澳門繼乃移之黃埔皆于貨物交易

之時夾帶私售道光元年因查出葉恒澍夾帶鴉片之案
奏
旨重申前禁凡洋艘至粵先由行商出具所進黃埔貨船並無鴉片甘結方准開艙驗貨其行商容隱經事後查出者加等治罪自此鴉片躉船盡徙之零丁洋其地水路四達凡福建江浙天津之泛外海者就地交兌其銷數之暢如故也二年復奏
廷寄交大學士兩廣總督阮元密查奏請暫事羈縻徐圖禁絕而其時鴉片躉船已改泊急水門金星門等處勾結內地奸民往來傳送包買則有窰口說合則有行商私受

土規則有關汛爲之與援包攬運載則有快蟹艇資其護送于是躉船之來每歲驟增至數萬箱洋商易貨無多輒載銀出洋回國內地銀荒日甚一日

朝廷憂之十六年太常寺卿許乃濟上言近日鴉片之禁愈嚴而食者愈多幾徧天下蓋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爲利法愈峻則胥役之賄賂愈豐棍徒之計謀愈巧臣愚以爲匪徒之畏法不如其騖利且逞其鬼蜮伎倆則法令亦有時而窮究之食鴉片者率皆浮惰無志不足輕重之輩亦有逾耆艾而食之者不盡促人壽命海內生齒日繁斷无減耗戶口之虞而歲竭中國之脂膏則不可不早

爲之計。閉關不可。徒法不行。計惟仍用舊制。照藥材納稅。但祇准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應將紋銀番洋。一體嚴禁偷漏。又官員士子兵丁不得漫無區別。犯者應請立加斥革。免其罪名。該管上司及統轄各官有知而故縱者。仍分別查議。似此變通辦理。庶足以杜漏卮而裕國計云云。時奉

旨交畺臣會議。而一時九卿臺諫之列。謂其有傷政體。于是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朱嶟奏請申嚴鴉片例禁。給事中許球謂弛鴉片之禁。既不禁其售賣。又豈能禁人之吸食。若祇禁官與兵。而官與兵皆從士民中出。又何以預爲

之地況明知爲毒人之物而聽其流行復徵其稅課堂堂
天朝無此政體臣愚以爲與其紛更法制盡撤藩籬
曷若謹守舊章嚴行整頓自古制夷之法詳內而畧外先
治已而後治人必先嚴定治罪條例將販賣之奸民說合
之行商包買之窑口護送之蠏艇賄縱之兵役嚴密查拏
盡法懲治而後內地庶可肅清若其坐地夷人先擇其分
住各洋行著名奸猾者原奏皆有姓名今節去查拏拘守告以定例
勒令具限使寄泊零丁洋金星門之躉船盡行回國並令
寄信該國王鴉片流毒內地戕害民生　天朝已將內
地販賣奸民從重究治所有坐地各夷人念係外洋不忍

加誅如鴉片躉船不至再入中國即行寛釋仍准照常互市倘仍前私販潛來勾誘定將坐地夷人正法一面停止互市似此理直氣壯該夷不敢存輕視之心庶無所施其伎倆云云又另片奏陳澳門近日情形請嚴治漢奸等因奉

上諭鴉片烟來自外洋流毒內地例禁綦嚴近日言者不一或請量爲變通或請仍嚴例禁必須體察情形通盤籌畫行之久遠無弊方爲妥善著鄧廷楨等將摺內所奏如販賣之奸民說合之行商包買之窰口護送之蟹艇賄縱之兵丁嚴密查拏各情節悉心妥議力塞弊源據實具奏

至許球另片所稱澳夷情形是否實有其事著一并議奏

欽此此兼朱閱學原奏一并給發閱看其朱奏未之見也是時鴉片弛禁之議已不

行羣臣奏覆率請嚴定販賣吸食罪名越二年遂有

欽派重臣赴粤查辦之事

十八年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請將鴉片從嚴懲辦以塞漏

卮意在嚴吸食之罪名定保甲之連坐奉

旨交各省督撫會議并飭部臣重定新例凡吸烟販烟者

皆以死論時江蘇巡撫林則徐方內召入都奉

頒給欽差大臣關防令馳赴粤東會同兩廣總督鄧廷楨

查辦以是年冬月

陛辭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到省

維時省中嚴拏販烟吸烟之犯坐地夷人不敢包匿于是外來躉船悉寄椗零丁洋面共二十二艘聞有欽差到省將欲開行欽使欲窮治其事爰咨會虎門水師提督及碣石鎭總兵統帶提鎭各營分路把守備令在洋躉船先將鴉片悉數繳銷方准開艙二月初四日欽使制府坐堂皇傳集十三洋行發交諭帖令轉諭各洋公司人等赴轅校其烟土存儲之實數飭令即時稟覆時義律先知其事託以回澳門住冬不至各洋觀望推諉遷延不覆大府趣之急義律始乘舟來省仍僵卧夷館如弗聞者適有奸商顛地等乘間脫逃大府怒命拘治之遂援照違抗封艙之案

移咨粵海關監督將各洋住泊黃埔之貨物一律封閉停其貿易又撤其沙文而覊禁之沙文者漢人之受雇于洋館充其買辦者也供應既窘消息不通躉船之在外者經兵役防守斷其岸上之接濟倆道亞絶義律乃中悔之謀于各商查明洋面躉船上所存之烟土據實呈繳計二萬二千八十三箱飭即駛赴虎門聽候收繳是月二十七日欽差大臣會同制府前詣虎門一面咨會提鎮各營統帶各標兵船分排口門內外海關監督駐稅口專事稽查于是前泊零丁洋外之躉船二十二艘先後駛至虎門詳細驗收核數得實事竣復傳集外洋各商令出具永不售賣

烟土在事後犯者人卽正法貨船入官等因切結据以奏
聞奉
旨所繳鴉片烟土飭卽在虎門外銷毀完案是役也先期
出示令外洋人來虎門集視以宣
國威其時觀者如堵悉慴伏無異詞且有敘入外洋新聞
紙中以紀其事者惟躉船一朝失利不無怨望而義律以
總攝大班恥見挫辱遂以此鼓動羣夷敎唆國主于是燒
烟之衅成而索逋之師起矣
初鴉片以葯材入中土歲不過數百箱乾嘉之際吸食漸
多則數千箱至道光之初則近萬矣据西人所記印度公

簿上每年出入之數十二三年間有二萬三千六百餘箱十六七年間多至二萬四千箱是十九年所燒之烟已得其一年之銷數英商自稱破費一千二百餘萬員即彌利堅人核其成本亦在六百萬各洋貿易遂以此爲大宗而英吉利則稅餉之所自出國與民俱病之義律自念非力破此局不足以雪國耻裕庫藏又念非合從于外夷不足以樹黨援通聲氣于是先將各躉船繳銷之烟土按照一千二百萬賠償据彌人所稱六百萬加以運費規費及所得利息皆在其中故倍之以結人心皆爲立合單付各躉船回至英國倫敦英之國都庫中交兌諸番莫不欣感又遣人徧告孟加剌怵以生計之失印度之民

无不兇惡時英吉利國王諌于上下兩議院上院大臣下院紳士見后僉以此項貿易本干中國之例禁其曲在我遂有律士丹衙門遞稟求禁茲請禁印度人栽種波畢叉地爾洼人時在倫敦作鴉片烟罪過論以為既壞中國人之風俗又使中國人猜忌英人反礙通商之局英國王聞而是之然自燒烟之信傳入外洋茶絲兩項日見翔踊銀舖利息長至六分義律遂以為鴉片興衰實于國計民生兩有關係國王惑焉粵東欽使自銷毀鴉片之後兩次照會該國王始則懾之以威繼則懷之以德而英人但貪其利不計其害也文忠二次照會英國王之書未見然据澳門月報言其留心外國事務觀其知會英國王第二封書足見其學

議長進之效驗足當日未嘗不加意懷柔以冀鴞音之載也　英之重鎮在于東印度之孟加剌其地合官兵士兵凡二十萬又徵其鴉片之稅以充軍實印度之民苦其悉索而未嘗不利其懋遷于是白夷黑夷更番應募不足則求援于佛郎西彌利堅等國彌利堅者素不善英所爲謂既在中國貿易即宜遵守中國律令鴉片本非教法中所有予以繳銷正與外洋違禁之物罰其貨之三倍入公之例相符故英人之計不行而佛郎西覬望年餘始遣兵船來至香港卒爲靖逆所間遂託以居間講款爲詞其事亦寢當十九年躉船之役欽差大臣林則徐奏

命授兩廣總督是年夏秋之交各洋艘先後來粵制府先期傳諭洋行通事人等令其停泊澳門洋面待查明船內並无夾帶鴉片一斤者方准進口開艙各洋唯唯如命惟英之義律首先違抗不聽查驗遂有該國吐密嗶喻兵船二隻來粵攔阻遵結之貨船不令進口于是示以兵威一挫之于九龍山再轟之于穿鼻洋三逐之于尖沙嘴（見咨會各省文中）叠經敗竄乃駛出老萬山踰年義律復行文照會以索償烟價爲名制府回文責其不守臣節（據英人在定海遞書內言二月間遣使齎討烟價數十萬入粵東配茶 天朝大臣粵憲回復言本大臣威震三江五湖計取九州四海兵精糧足如爾小國不守臣節定即申奏 天朝請撥神兵猛將殺盡爾國片甲無存等語蓋此回復外夷之詞不嫌俚

俗也遂據以奏聞一面請
旨停其貿易維時英人聞封港之令輙將貨物載回本埠轉以鴉片換入粤洋悉由內地奸民漁船蟹艇分路傳送粤中因有貨去烟來之謠制府乃調撥師船沿海搜捕船烟並獲一日數起義律見一切奸計皆不得行于是有狡焉思逞之志又見粤東自燒烟以後海口嚴密无間可乘而閩浙之師起矣

二十年冬欽差大臣琦善入粤議撫義律首索十九年燒烟之價相國許之而義律又欲索香港全島以爲貿易來往市埠相國不答遂有沙角大角之師踰年春

上命靖逆將軍奕山至粤統兵會剿時相國已受
嚴譴撫議方息而義律以乘勝之師詭爲先發之制遂破
虎門闖入烏涌卡座稱兵于省河夏四月英人攻城急城
外四方炮臺陷軍民重足股栗廣州府知府余葆純言于
將軍參贊曰彼以索烟價來必得當而後去此未可以空
言撫也皆愕眙无以應次日炮子直穿入老城貢院前將
軍以下皆皇遽失色謀于制撫制撫請先遣廣州府縋城
出見義律而探之義律曰二萬餘箱之烟若固局中人耶
盍按價而稽之蓋十九年燒烟之役余葆純實隨欽使查
辦故義律以此間執其口也維時彌利堅人深以各憲船

收回煙價不應向義律索加倍之償因余葆純固請裁減乃勸義律援照成本按原索之一千二百萬減半償之遂罷兵是役也靖逆以通賄班師有傷

國體遂作爲追交商欠完案然英人無厭之求已留爲異日再索之張本而義律亦自此去矣二十二年秋濮鼎查馬利遜等稱兵要撫于白門遂索賂欵二千一百萬首列烟價六百萬補足一千二百萬之原數也次列商欠三百萬以粤東原議不及商欠一欵也至于戰費一千二百萬則自入粤後欲償其所失而取盈者也維時靖逆遂在粤東既不與鬪彌利堅人亦無至者遂一任濮馬等予取予

求不汝瑕疵其議欵悉出自夷使手定三帥受成而已嘗粵東議撫尚能令各洋出具永不售賣鴉片甘結今白門以五處馬頭二千一百萬之鉅欵不曾買得濮鼎查一句恭順語自此法窮于夷財盡于夷漏巵之數不可收拾于是鴉片弛禁之議復起

方五口之通商也外洋出入之貨多定以稅則載入條議中惟鴉片以新例初頒衅端遂啟因之三帥掩耳盜鈴既不敢申明前禁又未便擅定稅章遂置此欵于不議于是各洋歷年進口之貨反以此不入稅者爲大宗而吸販之徒不禁張膽明目以趨慕羶之市舊例洋商以貨易貨不

准交易紋銀自茶絲弛禁通行乃有番洋入中國者又自五口通商外洋獨專鴉片之利乃有易貨不敷補給外洋紋銀者近則洋商定議專收元寶帶回本國更易番洋漏卮之弊莫此爲甚英人自五口通市以來印度鴉片之稅歲增至八千餘萬（見西人新聞紙中）則中國進口之銷數可想也窑販居奇關胥中飽國課支絀軍餉浩繁乃于咸豐五六年間東南各省奏請抽釐以充軍餉始自江蘇之上海定以每箱二十四兩以二十兩歸入軍需支撥四兩作爲辦公經費其後江右粵匪由杉關竄入閩界閩督奏請援照江蘇從權辦理復以軍餉緊迫向洋商貸銀五十萬約以

扣稅歸欵。此見外洋月報言領事官出示云旋又經興泉永道出示定以每箱四十員外加費八員。浙之甯波有本地客戶與洋商往來議定箱價願赴官包繳每月匯金。其他若江西之河口安徽之屯溪皆以此爲釐金大宗。藉以接濟軍餉然其侵漁偷漏爲不少矣。八年冬有人奏請定鴉片稅則歸入各關口一體征收。經王大臣會同戶部議奏準其名曰洋藥。以昔年本照藥材上稅也。議內言洋藥一項除係官員兵丁太監人等照例治罪。又私售藏奸聚集者照聚賭例治罪外。其餘民人概准買用。凡外洋及內地客商在各省關口貿易者均應酌定稅則。上海一口議定每百觔稅銀

三十兩。据西人以箱計每箱一百二十斤粤東燒烟奏內稱日久晒乾亦約在百斤以外皆總其大率耳所有各海口及天津關均係一水可通。再內江河面凡船隻能到各稅關口者。均請照上海一律輸稅。至崇文門及各省由旱路轉進者。均請每百斤減稅十兩。作為腳費。一切緝私章程。均照各關稅口定例辦理。各府州縣不准再為影射私征。其各關稅口毋庸另立條欵。以歸簡易。其各省關口于所征此項稅課。不必歸入各關歲額。報部自接到部文之日為始。三個月將所征稅銀兩數。一面報部。一面起解交庫。不准奏留撥充用項。其民間買用于九年三月初一日出示曉諭。一月以後。悉照新定條例一體遵行

等因奉

硃批依議欽此。此鴉片廢興之本末也。自上稅後別詳第十八卷

附錄黃侍郎爵滋請塞漏卮原奏

爲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事。竊見近年銀價遞增。每銀一兩。易制錢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銀于內地。實漏銀于外洋也。蓋自鴉片流入中國。道光三年以前每歲漏銀數百萬兩。其初不過紈袴子弟習爲浮靡。嗣後上自官府搢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粵省奸商。句通兵弁。用扒龍快蟹等船。運銀出洋。運煙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

兩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十四年至今漸漏至三千萬兩之多福建江浙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兩以中土有用之財塡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各省州縣地丁錢糧徵錢爲多及辦奏銷以錢易銀前此多有贏餘今則無不賠墊各省鹽商賣鹽俱係錢文交課盡歸銀兩昔之爭爲利藪者今則視爲畏途若再三數年間銀價愈貴奏銷如何能辦稅課如何能清設有不測之用又如何能支今天下皆知漏巵在鴉片所以塞之之法亦紛紛講求而實未知其所

以禁也夫耗銀之多由于販烟之盛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衆無吸食自無興販無興販則外夷之烟自不來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臣請
皇上准給一年期限戒烟雖至大之癮未有不能斷絕一年以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寘之重刑無不平允查舊例吸食鴉片者罪僅枷杖其不指出興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然俱係活罪斷癮之苦甚于枷杖與徒故不肯斷絕若罪以死論是臨刑之慘急更苦于斷癮之苟延臣知其情願斷癮而死于家必不願受刑而死于市況我

皇上雷霆之威赫然震怒雖愚頑之沈溺既久自足以發
聾振聵在
諭旨初降之時總以嚴切爲要
皇上之旨嚴則奉法之吏肅奉法之吏肅則犯法之人畏
一年之內尚未用刑十已戒其八九已食者竟藉
國法以保餘生未食者亦因炯戒以全身命此
皇上止辟之大權即好生之盛德也伏請
飭諭各督撫嚴飭府州縣清查保甲預先曉諭居民定于
一年後取具五家互結仍有犯者准令舉發給予優獎
倘有容隱一經查出本犯照新例處死外互結之人照

例治罪通都大邑往來客商責成舖店如有容留食烟之人照窩藏匪類治罪現任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限吸食者照常人加等其子孫不准考試官親幕友家丁除本犯治罪外本管官嚴加議處各省滿漢營兵照地方官保甲辦理管轄失察之人照地方官辦理庶幾軍民一體上下肅清漏卮可塞銀價不致再昂然後講求理財之方誠天下萬世臣民之福也臣爲民生

國計起見謹据實以聞謹奏

附錄林文忠公十九年粤東繳銷鴉片原奏

爲英吉利等國夷人震懾

天威將躉船鴉片盡數呈繳現于虎門海口會同驗收恭
摺奏祈
聖鑒事竊照鴉片烟來自外洋流毒中國滋蔓既久幾於
莫可挽回幸蒙我
皇上渙號大宣
乾綱獨斷力除錮弊法在必行且荷
特頒欽差大臣關防派臣林則徐來粵查辦顧茲重大之
任處非闇昧所勝仰賴
諭旨嚴明
德威震遠不獨禁令行於內地且使風聲播及重洋復蒙

諭令臣鄧廷楨等益矢奮勉盡泯畛域下懷欽感倍恩并
力斬除在臣林則徐未到之先已將窰口烟販及吸烟
各犯拏獲數百起分別懲辦又派令水師船輪流守堵
水陸交嚴東路夷船及在省奸民先後驅逐節經奏蒙
聖鑒臣林則徐於正月二十五日到省已將會同籌辦大
概情形先行具奏在案維時在洋躉船二十二號已經
陸續開行作爲欲歸之勢若但以逐回夷䑸即爲了事
原屬不難惟臣等密計熟思竊以此次
特遣查辦務在永杜其源不敢僅顧目前因循塞責查夷
情本屬詭譎而販賣鴉片者更爲奸猾之徒此次聞有

欽差到省料知必將該夷船發令驅逐故先開動退至向來所泊之洋面以明其不敢違抗其實每船內儲存鴉片聞俱不下千箱因上年以來各海口處處嚴防難於發賣而其奸謀詭計仍思乘間覓售非但不肯拋棄大洋亦必不肯帶回本國即使驅逐於萬山之外不過暫避一時而不久復來終非了局內地匪船亦難保不潛赴外洋勾結售賣必須將其躉船鴉片銷除淨盡乃爲杜絕病根但洪濤巨浪之中未能都有把握因思躉船之存儲雖在大洋而販賣之奸夷多在省館雖不必遽繩以法要不可不諭以理而懾以威臣林則徐旋譯

諭帖責令眾夷人將躉船所有烟土盡行繳官許以奏
懇
大皇帝天恩免治既往之罪並酌請
賞犒以獎其悔悟之心嗣後不許再將鴉片帶來內地犯
者照
天朝新例治罪貨物入官等語與臣鄧廷楨怡良酌商即
於二月初四日公同坐堂傳訊洋商將諭帖發給令其
賚赴夷船帶同通事以夷語解譯曉諭令其即日稟復
一面密派兵役暗設防備查洋外各國自公司設局以
後每年派有四等職夷常川守住洋行專司其事維時

臣等傳諭之後各夷皆觀望於英夷而英夷則又推諉義律另有通曉漢語之夷人義瞻等四名經司道暨廣州府傳至公所面爲曉諭該義瞻等呈稟尚屬恭順當即賞給紅紬一疋黃酒二罎著令開導各夷速繳鴉片未据即行稟復至二月初十日義律由澳門進省其時奸夷顛地等希圖乘間脫逃經臣等查知截回諭責義律以不能約束之罪並照歷屆夷人違抗即行封艙之案移咨粵海關監督臣豫堃將住泊黃埔之貨物即行封艙停其貿易又夷館之買辦工人每爲夷人暗遞消息亦令暫行覊禁並將前派暗防之兵役酌量加添凡

遠近要隘之區。俱令嚴爲防守。不許夷人往來。仍密諭弁兵不得輕率釁。在臣等以靜制動。意在不惡而嚴。而該夷懷德畏威。固已不寒而慄。自嚴密防守之後。省城夷館及黃埔澳門。與洋面躉船信息絕不相通。該夷等疑慮驚惶。自言愧悔。臣林則徐又復迭加示諭。勸戒兼施。即於二十三日據實稟復。情愿呈繳鴉片。維時距覊禁買辦之期。業已五日。夷船食物漸形窘迫。臣等當即賞給牲畜等物二百四十件。復向查取鴉片確數。經義律向各夷反復推究。始據呈明共有二萬二千八十三箱。查向來拏獲鴉片。各外夷原來之箱。每箱計土四

十包每包計三斤每箱計重一百二十斤日久晒乾亦約在百斤以外以現在報繳銷數核之不下二百數十萬斤臣等猶恐所報尚有不實不盡訪之在洋水師及商賈人等僉稱外洋高大躉船每船所儲亦不越千箱之數是躉船二十二隻核與所報銷數不甚懸殊即諭令駛赴虎門以憑收繳除商明臣怡良在省彈壓防範外臣林則徐臣鄧廷楨俱於二月二十七日自省乘舟二十八日同抵虎門水師提督臣關天培本在虎門駐紮凡防堵洋船查拏私售之事皆先與臣等隨時商搉務合機宜自收繳之諭既須尤須嚴密防範前躉船二

十二隻陸續駛赴虎門以外臣關天培當即督飭將弁領帶各營兵船分排口門內外聲威極壯粵海關監督臣豫堃亦駐虎門稅口照料稽查當飭候補知府署南雄直隸州知州余葆純等分派大小文武員弁隨收隨驗隨運隨儲惟爲數甚多所載之箱即須數十隻剝船始夠盤運而自口門運至內地堆儲之處又隔數十里若日期過速草率收繳又恐別滋弊端臣鄧廷楨收至三日後先回省臣林則徐自當常住海口會同提臣詳細驗收經理一切容俟收繳後查明實在箱數與該夷所報是否相符再行恭摺奏報並取具夷人永不夾帶

切結存案以杜其復萌偷售之心惟該夷等販賣鴉片
多年本干
天朝法紀若照例內所載化外人有犯並依律科斷之語
即予以正法亦屬罪有應得惟念從前該夷遠隔重洋
未及周知今既遵例全繳即與自首無異合無仰懇
天恩免追既往嚴禁將來並求
俯念各夷人鴉片起空無資買貨酌量
加賞茶葉凡夷人名下繳出鴉片一箱酌賞茶葉五斤藉
以奬其恭順之心而堅其悔過自新之念如蒙
恩准所需茶葉十餘萬斤應由臣等捐辦不敢開銷至夷

人呈繳鴉片如此之多事屬創始自應派委文武大員將原箱解京驗明再行銷毀以昭實在是否有當臣等謹會同具奏並錄諭夷原稿及夷禀二件恭呈

御覽謹奏

按鴉片之入中國二百餘年鴉片之名見李時珍本草綱目是明代已入中國矣當其初外洋不聞居之以爲利中國不聞防之以爲害以其爲藥餌之需也自乾嘉之際用之有具吸之有癮展轉數年遂徧天下外洋利其銷數之暢則種者日蕃販者日夥故鴉片之入中國實中國人自貽之毒也夫物之毒人無逾於鴆而無日不流行於市肆閒自非遇

仇非自盡未聞有受鴆之毒者左傳言宴安鴆毒宴安之利則莊子所謂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比之於十殺一人之畏塗者是則利人之物苟不得其節戕生伐命無異於飲鴆而强死然則人非自取其毒物焉得而毒之哉即以外洋論印度之種鴉片販鴉片者家爭其利而吸食之禁未嘗不嚴據其月報所記歷年銷數入中國者卒居其十之九其流行於外洋者不過暹羅及交趾巴等國而已聞西洋取交趾巴先以鴉片誘之吸食然後乘其羸憊而取之故日本安南等國皆不與西洋人通市也外洋不自吸而以其所害者貽中國中國之關吏洋牙貪其私稅抽分之利而忘其害故當繳銷

鴉片之時。非獨外洋人以爲不便。卽中國之奸民亦擬臂而欲爭之。西人之言曰。若想印度人不栽波畢。除非中國人不食鴉片。是則中國之害。雖自外洋貽之。而外洋之利。實自中國啟之。且英人自聞燒烟之信。舉國皇皇。皆以爲此非正經貿易。其曲在我。因請其國主先禁栽種。若乘此機會。照會該國。詢其關稅行用如何擾累。爲之酌量裁減。則義律先入之言。未易得而中之。林制使查辦此案。計其到粵。未及十日。發令太早。蕆事過速。轉令善後事宜。益形竭蹶。漢鼂錯之勸孝景削七國也。曰削之則反速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制使當日

燒烟之舉毋乃類是故其請罪奏中謂發之於此時與發之於異日其輕重當必有辨然夷人惟利是趨度非有不軌之逞而以今日承平既久水師廢弛彼强我弱苟非迫於其勢之不可遏毋甯沈幾觀變以徐視吾力之所能爲甚無取乎持之急而發之暴也且法必先於內而後及於外今使發令之始擬斬則必斬擬絞則必絞吸者先嚴於官幕販者先治其牙窑內地之禁既嚴則外來之烟自滯然後仿鹽法之減價敵私平其百貨之税則行用以示通商之利在此而不在彼如是數年然後與之申明烟禁有不羈首係頸而就銜紲乎卽使

其不便於大利之坐失。而別尋他衅。則其事亦必在數年之後。各省防範皆如粵東。則反遲者。又安見其禍大今昔之形。固未可同日語也。